

梧園先生曰。
雖然一轉太

意表皆足以振興世道以奮起怯懦矣。其功豈不偉哉。雖然。丈夫之身。所係亦大矣。豈可輕爲非常之行哉。試見雖曰殺強暴害天下者。而未免盜賊之名。雖曰殺國主而報知已。而不過酬私恩之優異。毀形伺仇。却不過爲名譽爲善之人。感激殺身。却不過賊天下之義之罪人。甚則爲義而不免刺客之譏。遂以至比小人行險而僥倖者焉。於是予又曰。有非常之行。而非常之禍。從而生矣。嗚呼。欲成非常之功者。其亦難哉。

梧園先生曰。結末憾慨無極。

答友人書 舊稿

木崎菊潭

子德足下。曩恭惠書。欲輒作一書。有所報答。多事卒卒。未能也。頃者少閒。則破墨伸紙。敢布腹心。冀垂聽焉。來書曰。天之生斯人。有才有不才。如余不才。終不能就事。甚矣足下之自畫也。天之生斯民。均是圓首橫目耳。均是食糲衣裘者耳。其所以爲聖爲愚者。在勤與懈也。自疆不止。可以就事。恃才不勉。與不才何擇。今夫行雨江潦之水。滔滔汨汨。一瀉千里。汨陵谷。填林木。害人畜。不可嚮邇。一旦雨歇。水渴。漠漠下土。不復止。一滴。何則。其始也遽々焉。故其終也如斯速而已。若夫河水混混。不舍晝夜。盈科而進。遂能達海。雖無一瀉千里之勢。而無涸渴之患。何也。其來也有源。其源也無盡。故如斯久而已。唯其於人。亦如此。恃才任氣。快則快矣。及才盡氣衰。則無復奈之何。當洪水氾濫。人畜失所。無在外。七年過家門。不入之勞焉。能得決江疏河。灑沈澹災。救人畜於將死乎。且夫才易敗。愚却可成。

陳平相漢。富才智。長計略。縱反間。離間楚君臣。其功固偉矣。然及高祖既歿。幼主嗣立。叱
雞告晨。外戚弄權。苟微王陵之戇愚。漢家四百年之基業。未易遽測也。足下其亦思焉。韓
子曰。業精于勤。荒于怠。董仲舒曰。事在勉強。夫唯勉強。而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。獨學問
云乎哉。所謂才者。亦特勉強之効耳。先哲豈欺我乎。來書又曰。回也聞一知十。賜也聞一
知二。如斯者。所謂天授非人力也。甚矣。足下視人之高。而自視之卑也。抑夫二子。豈異於
人乎。唯能研精不倦。以聖賢自期。是故聞一也。乃有所發明也。且夫人誰有自以爲足者。
唯其有不滿之意。是故以孔子之聖。猶且有學而不厭之語。況庸人乎。勉而不懈。則其間
必有所得。聞一知十之事。於是乎在焉。嗚呼。夫二子始如是者乎。何以言之。孔子曰。一簞
之食。一瓢之飲。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。回也不改其樂。又曰。賜也可與言詩耳。孔子之言。適
足以知二子拮据勉勵之實也。夫宰予才子也。晝寢。孔子曰。朽木不可彫也。糞土之牆不
可墁也。參也魯。師也僻。由也喭。柴也愚。孔子尙且取之。況乎傳孔子之道者。非予之才。而
在參之魯。可謂參也。却才予也。却魯也。朱子曰。懈意一生。便之自棄。宰予之才而不能傳
道者。或自棄者乎。才之不能勝勉如此。足下宜思焉。抑鴻毛甚輕矣。積之可以沈舟。澗滴
甚微矣。滴而已。可以穿巖。足下勿以鴻毛爲甚輕。而務積之。勿以澗滴爲甚微。而勤不
已。勿以行雨江潦爲可懼。而以混混源泉爲可懼。勿以才氣充溢爲不可及。而以自彊不
已。自期。而事遂不就者。僕未嘗見之也。西人著自助論者。所記概瑣細。然有可廉頗夫立

梧園先生曰。
警策

又曰。切々偃々。

惰夫者。足下閑暇之時。緜而讀之。蓋亦不為無所得。書辭不遜。然退之不言乎。無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。足下其恕焉。

評云。筆氣流暢。立言可見。

丁亥十月十六日

古龍巷 閱

吊清木君文

隈本紫陽

十四字簡而悉

維明治辛卯之五月。吾友清木君病卒於其鄉山口。踰十旬訃始至。繁乃茲知隔幽明。謹吊君之靈。噫。君資性磊落。交人也淡泊。久而有味。戊子之年。予始遊東肥。見君初驚其言粗其容奇。竊以君為剛狂之徒。同案數月。視其議論風生。始知非尋常之儔也。深自慚愧。漸與相親。翌歲予之與君自同學海之躓。仆交情日赴密。春風之晨。共講文於龍山之下。秋月之夕。共窮理於白水之上。有時交膝。放論快談。傍若無人。庚寅之夏某夕。予與君同臥夜半。君喚起予曰。煩子為招醫。脈搏急逼。臟腑如裂。予驚與同學數名。迎醫看護。自是君不能復平日。居數旬。君謂將歸鄉。徐驅除病魔。上途之前日。諸友相謀共攝影。余戲謂此舉如寓與君永別之意者。不計其言果真也。無情之寫。真空留。憔悴之顏。枯槁之容。呼之不答。叫之不應。恍兮惚兮。其猶夢而終非夢也。嗚呼。天之生人。不欲令大成其材乎。何獨奪人之生之速。一至于此。苟不欲大成則寧不若生之也。今春予飛書訪君。安否而終不得報。予竊怪焉。今而知予書至之日。實君病勢加重之時。君不忍令君之知己。驚已之病。

筆底有淚